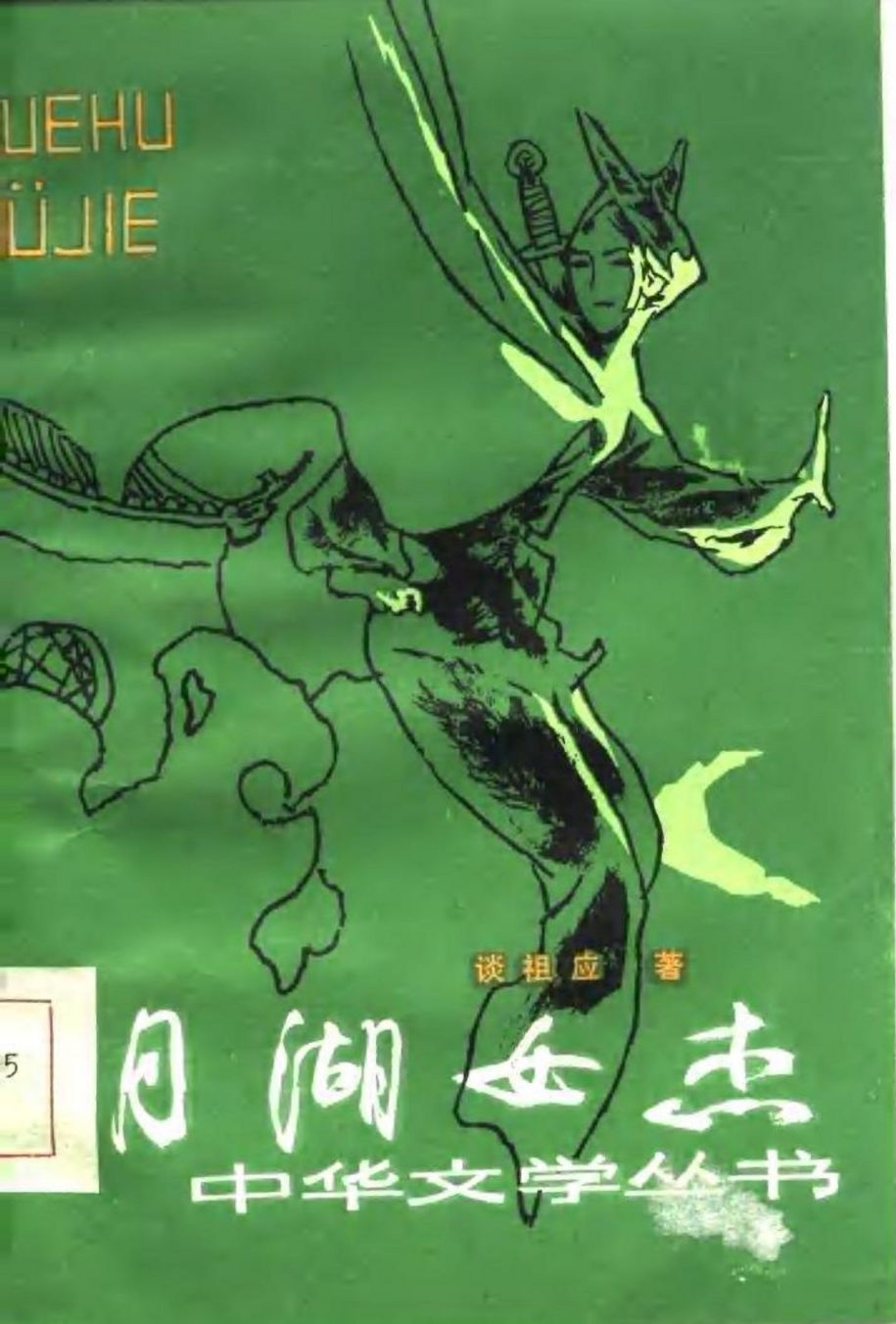


UEHU  
ÜJIE



谈祖应 著

# 月湖女杰

5

中华文学丛书

中华文学丛书

# 月 湖 女 杰

谈祖应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# 月 湖 女 杰

谈 祖 应 著

\*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山西省原平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4.375 字数: 100千字
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山西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41,500册

书号: 10267·47 定价: 0.75元

---

## 开 篇      公园奇遇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震撼世界的淮海大战胜利结束了。

大江北岸重镇——龙城，已成为突出的军事前哨。

“树倒猢猻散，栋崩梁燕飞”。龙城国民党军政机关如风雨飘摇，处于四面楚歌的垂死境地。反动头目惶惶不可终日，准备迁移南逃。

这天傍晚，残阳如血，薄暮霭霭。龙城天池公园，空寞寂静。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隐隐在耳。

就在公园喜雨亭僻静一角的石凳旁，有一位高挑个儿的英俊青年，忧心忡忡地在那里徘徊。

只见他身著派力司西服，头戴咖啡尼鸭舌帽，足登黄皮鞋，架一副墨色眼镜，不时朝亭子那边眺望。观他惶惶不安的神色，是在等一个什么人？对，他正是在这里与他的情人幽会，商量携带罗汉神珠，秘密私逃的大事。

他焦急地看了看手表，时针正指五点一刻。又掏出珐琅烟盒，点燃一支“大重九”牌的香烟，然后惘然若失地靠在石凳上。

风摆暮鸦，败柳残花。此时此景，不禁使他心里涌起了复杂而凄惶的思绪。……

这时，突然从背后树丛深处，伸出一只乌黑的手枪。黑

洞洞的枪口，正对准青年的脑袋。眼看，顷刻之间，他就要饮弹而亡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骤然，从密林的另一个方向，飞来一块鹅卵石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手枪应声落地。躲在树丛深处的那个鬼魂似的人影，霎的一下消失了。

这一异常的响声，惊醒了青年。他“腾”地一下翻身起来，敏捷地抽出左轮手枪，机警地搜索着周围的动静。待他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位雍容华贵，艳而不俗的阔太太站在面前。看她：

亭亭玉立、窈窕纤长；唇红齿白，冰清玉润。一双瞳云剪秋水，雨叶眉山相对核。满头青丝赛鸦鸽，宝石耳环坠云鬓。身穿黑天鹅绒旗袍，体态端正；足蹬镂花里皮鞋，神情娴静。不施脂粉，赭笑春桃，更显得容光照人。

青年人一见这阔太太，似觉面熟，仿佛象是在哪里见过，但仔细一看，又觉陌生。以他特殊职业所特有的本能，他马上意识到眼前险象环生，身边藏着杀机。

只见他，眼里冒出了愤怒火花，霍地跳上几步，用手枪威逼着阔太太，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动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阔太太却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告诉你，有人要暗杀你？”

“谁？”那青年一听，胸中顿时掀起狂涛，面带惊色，急切地问。

“你先看看这支手枪就会明白。”阔太太指着地下的小手枪说。

青年人警惕地审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向前走了几步，俯身拾起手枪一看，原来是一支“勃郎宁”小手枪。再看那枪柄上标着m 0 0 2的番号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脱口而

出，

“啊！是他？！”

阔太太压低嗓门沉着地说：“路先生，不要慌……”

“啊！？你怎么认识我？”

“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公园大门已经戒严，快跟我走！”

听阔太太这么一说，那青年心里也明白一二，不觉心里一紧，预感到将有一场灭顶之灾。情况十分危急，哪容迟疑。他咬了咬嘴唇，横了横心，毅然跟着阔太太穿过树丛，跨过小溪，向公园后山跑去。

二人来到后山苗圃，只听身后响起两声冷枪。

阔太太沉静地说：“上！”

青年人轻巧地跨过栏栅，攀上高墙。他耽心阔太太过不了高墙，站在墙头正欲回过身来拉她一把，不料阔太太早已在院外墙根等着接应他。

青年人暗暗叫惊，随身跳下墙去。

一辆汽车牌照为“龙字72号”的福特牌小轿车，停在路边树下。

阔太太击掌三声，同车内一个体魄魁梧的司机对过暗号，走上前去，拉开车门，对青年说：“快上！”

此时，夜幕沉沉，惊涛叩岸，小轿车不鸣笛，不开灯，在沿江大道急速飞驰。

车后不远，隐约可见一辆军用摩托紧紧咬住，如狼似虎，呼啸而来。欲知小车是否脱危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目 次

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开 篇 | 公园奇遇 |
| 第一回 | 国宝初探 |
| 第二回 | 天涯离恨 |
| 第三回 | 豆蔻侠骨 |
| 第四回 | 赴宴献技 |
| 第五回 | 罗汉神珠 |
| 第六回 | 胆识惊天 |
| 第七回 | 真假牡丹 |
| 第八回 | 弥天大谎 |
| 第九回 | 飞车救女 |
| 第十回 | 神珠耀日 |

## 第一回 国宝初探

眼看军用摩托疯狂追来，小车突然急转方向，驶进一条僻静街道。然后穿过长虹街，南园路，好不容易才甩掉“尾巴”，在“宝康饭店”门前停住。

从小车内跳下一男一女。青年已换了一身打扮，在车内阔太太早替他化好了妆。只见他，头戴青尼博士帽，身穿青春纺灰色长衫，俨然象一个风流俊逸的少爷。

华灯初上。一群衣衫褴褛，面黄饥瘦的难民，在饭店门前瑟缩一团。几个头上缠着污血绷带，缺胳膊少腿，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弟兄，骂骂咧咧地闯进对门熟食店内，蛮横粗暴地抢走了油条、烧饼，又一窝蜂地冲进隔壁杂货店内，大模大样地拿走香烟、糖果。

突然，从街那头由远而近传来阵阵歌声：“向着法西斯蒂开火，要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……”

随着歌声，一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涌了过来。队伍前面举着白色横幅，上面写着“龙城中学教师联谊会请愿团”。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，高呼“反饥饿，要饭吃！”“反迫害，要活命！”“反独裁，争民主！”的口号。

顷刻，一群警察跑步赶来，挥动着警棍拥了上去。他们妄

图阻止游行队伍前进，但毕竟阻挡不住这愤怒的人流。

一张传单飞到阔太太身边。青年眼疾手快，拣起递给阔太太。阔太太接过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《为忍痛耐饿告社会人士书》。这才明白，这是龙城国立女中、一师等学校的教师，为了追索欠薪，发起的“饿教”活动。他们今晚是到市政府去请愿的。

阔太太漫不经心地随手将传单丢掉，然后向青年使了个眼色。二人转身踏上了饭店的台阶。

走到大门口，青年朝门里望了望，心里不禁揣揣不安。他想：宝康饭店是我们弟兄常来常往的地方。一来这里执行任务，二来这里吃白食。饭店老板很是面熟。今晚阔太太把我带到这里来，岂不会惹出麻烦？这女人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？

正在他举步不定之时，阔太太走上前，向他投出一瞥宽慰的目光。然后，挽着他的左臂，把他带进饭店大门。

刚一进厅堂，身穿灰色长衫，头戴黑尼礼帽，体格微胖，中等身个的饭店老板，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。阔太太很有礼貌地和店老板寒暄几句，然后把青年人介绍给他。

“这是我的外甥，他姓吴，刚从外地回来。现在是我们大昌银行的襄理。尔后，望周老板多多照顾。”

青年人此时也顾不得犹豫，只好掩饰住内心狐疑，沉静地走上前鞠了一躬，又和周老板握了握手、谦恭地说：

“请周老板提携！”

周老板悄悄地打量了一下这青年人，又望了望阔太太，象是明白了什么。

“啊！久仰！久仰！金协理，吴襄理，二位请上二楼雅

坐就坐！”他向后退了一步，躬着身子，很有礼貌地说。

他们来到二楼尽头临窗的雅座坐下。青年人留心打量着室内的陈设。只见：对面墙上挂着几幅“古代仕女图”；身后是折叠嵌花的杨木屏风；淡绿色的落地窗帷，将临街的窗户遮掩；棉胎门帘挂在红漆玻璃花格门外。红绿电灯迷离耀眼，正中鼎式园桌上，摆有花瓶，茶点和烟具。

金协理招呼青年人相对坐下。一会儿，堂倌进门端茶递烟，复又送上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酒菜来。

阔太太端起酒瓶替青年斟了一杯，“吴襄理，来，喝了这杯酒压压惊吧！”阔太太温柔而又风趣地说。

那青年摘下深色眼镜，阔太太这才借着灯光，仔细打量他的面容：

欣长的身材，年纪二十开外。面目清秀，风度高雅。眉宇间虽藏不住内心的惊恐和慌乱，但毕竟还是俊逸洒脱，处之泰然。

青年人一边端起酒杯，一边思忖：这位太太神秘莫测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她并不相识，非亲非故，她为何对我这般仁义周全？莫非她是共产党，用计把我骗到这里来，等待同伙，好从我口里得到什么情报？不！不会的。听刚才周老板讲，她是大昌银行的协理。对！处长还曾提到过她。噫！大昌银行？我们处长不是跟大昌银行的总经理过往甚密吗？哎呀！难道她是受处长的指令，设下圈套，用计诱捕？……这才是：才出牢笼，又入陷阱。

但是他又一想，看眼前这位仁慈惠爱，义侠慷慨的太太，决不是佛口蛇心之人。适才公园险遇，要不是这位太太仗义搭救，险作含冤之鬼，真乃是命悬一线！

想到这里，对眼前这位救命恩人的钦敬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于是，双手捧着酒杯，激动不已，说：

“太太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日后定当重报！”说罢，脖子一仰，一饮而尽。

酒至三盏，肴过几味。青年人脸红耳热，眉宇间透出一种难言的隐痛。他拿起酒瓶又要添杯。

“你不能再喝了！”阔太太连忙制止。

“太太，您以为我会醉吗？不会的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再来两瓶也不在乎。”说着，又斟了满满一杯，“我要喝个痛快，喝完了，我要去拚他个……”话未说完，“叭喳”一声，酒杯落在地下摔了个粉碎。

正在这时，堂倌上楼添菜，阔太太勃然变色，“住口！连我的话也不听，太放肆了！再这样胡闹下去，你爸爸绝不依你。”她用近乎威严的口气说。

青年瞟了堂倌一眼，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，木木呐呐答道：“舅妈，我……”

阔太太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票子，递给堂倌说：

“跑堂师傅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有事喊你，再上楼来！”堂倌接过钱，行过礼，应声急步下楼。阔太太留心听了门外的动静，这才低声劝道：

“路先生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要知道你的对手可不是等闲之辈。”

青年人慢慢低下头来。

沉默良久，他又抬眼望着阔太太，诚挚地说：

“太太，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如今我身遭飞来横祸，决不能牵连于您。您的恩德我将铭感心中。望太太保

重，我们后会有期！”说着站起身，向阔太太鞠了一躬。

正欲告辞，楼下传来一片嘈杂声。阔太太走近窗口，撩起落地窗帷，俯身朝街心一望，不好！她发现饭店门口有紧急情况。

一群便衣特务封锁了大门。来往顾客，只进不出，人人盘查，个个搜身。

“有情况！”阔太太回身对青年人低声说。

青年人奔到窗口一看，果然，见几个弟兄布满了大门。他不加思索地抽出左轮手枪，意欲夺窗而逃。

忽然，饭店周老板闪将进来，同阔太太低语了一阵。阔太太对青年人交待了几句，掌柜忙拉上窗帷，又将桌上、地下重新收拾一番。

这时，只听“蹬蹬蹬蹬”，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“掌柜急忙跑下楼去，只见领头的带着两个弟兄霍甫长和史德臣，杀气腾腾地冲上二楼。

那领头的四十二三的年纪，生就一张狮子脸，竹节鼻子，阔口黄牙。他的左眼，是一只玻璃假眼，象面具上的窟窿一样空洞。头戴咖啡尼礼帽，身穿富春纺中式衣衫。一根银晃晃的怀表链带，斜吊在上衣口袋。这是一条低着头跟踪不舍的狼狗。

周老板见是龙城侦缉队队长范大哈和手下两个弟兄，急忙迎下楼去。

“哟！是范队长驾到，失迎！失迎！楼上客满。请，楼下坐！楼下坐！”

周老板掏出香烟，给三人各递上一支，然后点上火。

范大哈板着的那副面孔，象刮过的骨头一样难看。一边

接过香烟，一边粗声粗气地说：

“周老板，今天我们不是来吃酒的。公事在身，少废话！带我们上楼！”

“那好，不耽误队长的公事。请！”说罢，周老板带范大哈等人上了二楼。

范大哈嘴里叼着香烟，迈着不紧不慢的八字步，逐个搜查了每间小餐厅，象猎犬，似老鼠。

当他们来到二楼尽头临窗的雅座时，范大哈指着紧闭的门帘问：

“这里面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，大昌银行的金协理，准备在这里洽谈生意。”周老板微笑着说。

范大哈一听说是金协理，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。心想：嗨！金协理？这不是前次同我们处长一起，在福兴酒楼见过的那个美人吗？那次酒楼一会，我范某艳福不浅，三生有幸。可是，当时碍于处长在席，又有大昌银行总经理在场，且又初次见面，所以不敢造次。没想今日在这里碰上了她，真乃天赐良机！于是大咀一咧，笑道：

“啊！金太太在这里？那好！”说罢，就用手掀门帘。

正欲进门，突然，阔太太闪出帘外，笑嘻嘻地呼唤：

“范队长，好久不见！”

范大哈一看，嗨！正是她。看她，脸映桃花，身材窈窕，风度翩跹，真乃秀色可餐，乐得他头顶上走了三魂，脚底下走了七魄。那威风杀气，早被一阵香风吹散了。

“金太太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你好？”他露出几颗黄牙，哆声哆气地说。

金协理矜持地点头一笑，说道：“范队长，今日机会难得，如果公事不忙，就此小饮几杯！”

“不忙！不忙！我正想陪金协理痛饮几杯，也好敬聆雅教！”范大哈连连说道。又忙回过头对霍甫长、史德臣吼道：操他奶奶，还不跟老子上三楼查查！”两个特务应声上了三楼。

金协理向周老板投去一个不易察觉的眼色。周老板含而不露，彬彬有礼地掀起门帘，拉开吊灯，将范大哈让了进去，又忙下楼去端酒菜。

范大哈背靠落地屏风坐下，眼看杯中有美酒，席上有美人，全身的骨头都酥了。

“金太太，自那福兴酒楼一见，可把我想的……”说着，嘻皮笑脸地捏了捏金协理的手。

正在这时，周老板端上满盘酒菜走进门来。一边往桌上放，一边笑着说：

“二位多喝两杯，请！请！”说着退下楼去。

金协理端起酒杯，给范大哈斟了满满一杯。说：

“范队长，你们侦缉队的弟兄们，为党国勘乱剿匪，精诚竭力，真是劳苦功高！来！敬你一杯酒！”

范大哈是个酒色之徒，哪里经得住这一好劝，忙站起身接过酒杯说：

“金太太，你真会说话。好，领金太太的情，干了！”他咕噜一口，饮了一杯。

范大哈一手按着酒杯，一手拉着金协理的手，说：“哎！这回该我敬你一杯。”说着斟了满满一杯，“金太太，我恭贺你……恭贺你发洋财！”

金协理接过酒杯，莞尔一笑，说了一声：“谢谢！”一饮而尽。范大哈见金太太这等慷慨、温情，乐得神魂颠倒。这样互斟互敬，各自饮了三杯。

这时，上三楼搜查的霍甫长、史德臣在门口喊道：“报告队长，楼上搜过，没发现什么情况。”

范大哈不耐烦地回道：“操她奶奶，再下楼去查查！”

“是！”两个特务溜下楼去。

金协理这时起身走到门前，掀起门帘朝外瞄瞄，回身坐下低声说：

“范队长，根据《龙城晚报》所载：自徐州沦陷以来，我军前线节节败退。邱清泉、李弥两个兵团已被围歼，杜聿明将军被共党俘获，这可是真的？”

范大哈正往口里夹着一筷子鸡肉，边嚼边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操他奶奶，我就不相信，几十万军队怎么一下子就被共军消灭得了呢？就是几十万头猪，也一下子捉不完呀？”

“哼！到时候共军打到龙城，你们侦缉队说不定第一个逃跑，还不是该我们老百姓遭殃？”金协理抱怨地说。

“逃跑？哼！老子们往哪里跑？”范大哈从口中吐出一块骨头，清了清嗓子，“那些有钱有势的，共军还没打到龙城，就跑到广州买好了到香港、台湾的飞机票。就是我们这些替死鬼跑不脱。说不定哪天碰上共党分子，我这个九斤半就保不住了！”接着又神秘地对金协理说：

“金太太，你没听人说，当年大闹保安大队的红杜鹃，又回龙城来了？说不定还是共党分子呐！”

“什么红杜鹃，难道是三头六臂不成？有什么可怕。”

“哼！你才不晓得这红杜鹃的厉害。当年她凭着几把飞

刀，劫走了共党要犯，闹得我们保安大队鸡犬不宁。前些时《龙城晚报》的记者，说是共党的叛徒，就是她在美华电影院门口用飞刀宰了的。据可靠情报，这次她来头不小，负有特殊使命。稽查处命令我们侦缉队，在短期内缉拿归案，害得我们日夜搜捕这红杜鹃，到现在连影子也没看到。别说我们，就是我们处长也怯她三分。不过，她倒和你一样，也是个天姿国色的美人！”

说到这里，范大哈酒兴正浓，一连干了数杯。他脸不红，耳不热，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。内行人一看，就知道这种人酒量不小。从他那一双布满血丝的醉眼里，才可以看出他已有三分醉意。金协理不停地为他添酒夹菜，范大哈敞怀豪饮，狼吞虎咽，如风卷残云。他双手拿着一支鸡腿，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，一边斜着眼睛对金协理说：

“金太太，人生一世，草逢一春。来吧，陪我再干一杯！”说着端起酒瓶要往口里灌酒。

“范队长，你再不能喝了，再喝，要误大事的。”金协理忙夺过酒瓶，说。

“什么屁大事，还不是为白牡丹那个小妖精。”

“啊！白牡丹小姐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金太太，你也不是外人，实话告诉你。我们花处长想把白牡丹小姐嫁给盟军顾问，美国中将威尔逊。原先，白牡丹死也不同意，后来，我们处长许下一件宝贝给她作陪嫁礼，这才回心转意。说实话，那美国人也不一定看中了白牡丹，倒是看中了白牡丹手上的那件奇宝。可是，那个小妖精却迷上了我们侦缉队的路华。据说，他两人准备携带这个宝贝逃到外国去。”

金协理听了这一席话，显得并不在意，问道：“范队长，什么值钱的宝贝，连美国人也起了心？”

“这宝贝名叫罗汉……”范大哈说到这里，忙改口说，“叫罗汉菩萨。”

金协理轻蔑地一笑，“哼！范队长，你酒喝多了说胡话，是罗汉珠，不是罗汉菩萨。”

范大哈尴尬地一笑，忙附和地说：“对！对！是叫罗汉珠。哎！金太太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是在一本古书上见过的。”

“啊！金太太真是博学多才啊！不过，这是秘密，不可乱讲。要晓得毛人凤局长亲自派来龙城的惩戒委员会特派员，兼潜伏布置专员马上就要到任。此事若被他们查获，不仅我范某性命难保，就连花处长也不好交待。”

“啊！是这么回事！看来这个路华算惹下了大祸啊！”金协理故作惊讶地说。

范大哈一边拿着牙签剔牙，一边说：“这小子也真糊涂。为了想娶白牡丹那个小妖精，连命也不要了！”

“那个叫路华的抓到没有？”

“操他奶奶，刚才公园已经盯上，这下又让他溜了。我们花处长怕他泄露了罗汉珠的秘密，这才分咐我们把那小子干掉……”说着，做了一个“杀”的手势。

说到这里，只听楼下传来一片喊叫声：“他妈的，抓活的！”接着响起了两声冷枪。街上行人哭喊着四处逃散。

霍甫长和史德臣冲上楼来，喊道：“报告队长，街上发现有情况！”

范大哈一听枪声，酒早吓醒了一半。再听来人报告，才